



一书一世界

——独约阅读这个美人

一书一世界

——独约阅读这个美人

夕阳断桥◎浅浅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书一世界：独约阅读这个美人 / 夕阳断桥，浅
浅著. —合肥：黄山书社，2011.12

ISBN 978-7-5461-2294-6

I. ①一… II. ①夕…②浅… III. ①女性—修养—
励志 IV. ①Z8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48737号

一书一世界：独约阅读这个美人

夕阳断桥，浅浅 著

出版人：左克诚

选题策划：华文经典·张小雨

责任编辑：赵子宜

封面设计：戈 戈

责任印制：李 磊

版式设计：水晶方

出版发行：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
黄山书社(<http://www.hsbook.cn>)

(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政编码：230071)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制：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电 话：0316-3656589

开 本：880×1230 1/32 印 张：8.5 字 数：210千字

版 次：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61-2294-6 定 价：2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，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 <<<

- 尊严，是一个女人的资本 / 001
- 童话不全是骗人的 / 023
- 答案在风中飘 / 048
- 一花一世界，一人一“围城” / 072
- 智慧立于可见之形 / 096
- 婚姻也有秘笈 / 126
- 没有光的境地 / 154
- 最初的梦想，最终的不美好 / 181
- 拾阶而上 / 208
- 懒女孩的健康指南 / 237

尊严，是一个女人的资本

18年前，我还是个半大不小的孩子。我用人生中第一笔稿酬，买了《红楼梦》和勃朗特姐妹的书。至今仍清楚地记得，那个残阳如血的黄昏，啃着小指甲读到简·爱被关进阴森的红房子时，我心痛得泪流满面。那本已残破脱落的旧版书中，仍留着触目惊心的红色标注，“为什么总是我受苦，为什么我永远不能讨人喜欢？为什么我尽力博取欢心，却依然无济于事呢？”这个令天真无邪的简·爱困惑的问题，同样困扰着当年的小小的不识冷暖的我。后来的后来，不卑不亢成为最好的解答——如作者在序言中所写，“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有这样一个，他说话不是为了讨好那些爱听好话的人。”同样，我们活着，也不是为了讨好那些让我们受苦的、难以取悦的、无论怎么努力也不会喜欢我们的人。

事实上，当年我更喜欢勃朗特的大妹艾米莉的《呼啸山庄》。那是一个交织着爱与仇，阅读起来更酣畅淋漓，字里行间充满戏剧性、张力

和快感的故事。时至今日，毫无疑问地，重温三姐妹的作品，我渐渐偏爱《简爱》。

每个女人一生，总有机会遇见至少一位“罗切斯特”，不同的是，有的人抓住了机会，而大多数人没有。错失机遇的那些人，不甘心地追问：“为什么是她？凭什么是她？”为什么“国际章”和“梁洛施”与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机会失之交臂，而名不见经传的在读研究生翁帆和失婚的邓文迪却抓牢了她们的“罗切斯特”？我想，首先是因为，她们是直立大写的“人”，而不是躺在床畔叉开两腿等待垂怜的美人。邓文迪从不否认：“我觉得教育和知识特别重要，不然你永远没有机会上好的大学，找好的工作，然后才能像我一样找到一个好的老公。我是利用我老公，但我不会用他的钱。”多年的勤奋好学与丰富的阅历累积，为的就是嫁给一个能够改变她命运的人。她并非不劳而获，也不屑于赤裸裸地豪掷他的钱——她上下求索的只是一块敲门砖，一把通过他高贵的身份去叩开更辽阔的天地金钥匙。为此，她并不比别人付出的少，相反，她比一般人更刻苦耐劳，更坚忍不拔。就在不久前的“默多克听证会”上，一身粉衣的邓文迪，迅速灵敏地护住默多克，给了偷袭他的男子一个响亮的耳光。推搡中，邓文迪应声倒地，而她的丈夫，却稳坐泰山。偷袭者手持甩饼大的瓷盘，稍有闪失，谁担保邓文迪不会受伤？如此本能地舍命护夫，谁敢说，他们的婚姻只是一桩交易，邓文迪只爱默多克的钱？

人们喜欢用阴谋论设定“男尊女卑”的婚姻（尊与卑，仅指社会地位的极不相称），默默无闻的“小土豆”，怎么可能吸引富可敌国的上层“大鳄”？简·爱的一席肺腑之言，道尽个中因由。“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、默默无闻、长相平庸、个子瘦小，就没有灵魂，没有

心肠了？——你想错了，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，我的心胸跟你一样充实！我们两人穿过坟墓，站在上帝脚下，彼此平等——本来就如此！”她们之所以征服“罗切斯特”，正是因为在她们的贫穷、低微、不美、渺小的身躯里，盛着和他一样富足、高贵、美好、伟岸的灵魂。“罗切斯特”那样的男子，智慧过人，如何不懂分辨一颗心的虚实真伪？所以，每个女人一生，总有机会遇见至少一位“罗切斯特”，简·爱抓住了机会，灵魂得以被赏识、珍视，而大多数人，则没有。

人们普遍认为，《简·爱》是夏洛蒂·勃朗特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著作。和简·爱曲折的童年相同，夏洛蒂·勃朗特儿时也曾尽尽人生况味，命途多舛。由于母亲早逝，夏洛蒂8岁便被送往寄宿学校。恶劣困苦的生活条件，使得夏洛蒂的两个姐妹相继染上肺病身故。书中可爱姑娘海伦，就是夏洛蒂为纪念姐姐玛丽亚而写就的。成年后的夏洛蒂曾做过家庭教师，却因无法忍受贵妇人和阔小姐对她的歧视和刻薄而放弃。夏洛蒂和妹妹一起办了所“勃朗特姐妹学校”，等了好几个月，没能等来一个学生，却等到了上门收税的官员。法语课没开成，夏洛蒂却对自己的法语启蒙老师、有妇之夫埃热先生念念不忘，但终究，也只能念念不忘。

1845年秋天，夏洛蒂和姐妹三人在姨妈的资助下，自费出版一本诗集，可惜只卖掉了两本。30岁的夏洛蒂没有因为这周而复始的失败自暴自弃，而是偏执地坚持下来，花近一年的时间完成长篇小说《教师》。与此同时，大妹妹艾米莉的《呼啸山庄》和小妹妹安妮的《艾格尼斯·格雷》都受到出版商的青睐，唯独夏洛蒂的《教师》被原封不动地退回。彼时的夏洛蒂和简·爱一样，除了那颗骄傲而充实的心，和打

不垮击不倒的尊严外，她一无所有。夏洛蒂没有因重重打击而退缩，相反又积极地投入另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，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。夏洛蒂再接再厉创作的小说，就是《简·爱》。

无论是简·爱还是夏洛蒂，都向我们这些贫穷、低微、不美、渺小但拥有巨人的灵魂的平凡女子，传达出一种信念：坚强不屈的人格魅力，可以战胜一切。尊严是左撇子的左手，正常人的右腿，只有先迈出尊严，才能有尊严地被爱。如汉代杨雄所言，“人必自其敬然后人敬之。人必自其爱，然后人爱之。”尊严，是一个女人获得尊重，平等，爱和幸福的资本。女人最需要的不是锦衣玉食、声望或成功，而是自敬自爱，自己掌握命运。

早在20年前或者更早，《简·爱》甚为流行，甚至连男人也喜欢问心仪的女生：“读过夏洛蒂·勃朗特的《简·爱》吗？”好像不读《简·爱》，难以证明女人有品位。就像房子钻石和喜宴不再受裸婚时代的青年男女追捧一样，今天，一本书也许不再是检验女人修养品味的参照标准，但假使你不曾读过《简·爱》，或许，你不曾真正体味有尊严地爱和被爱。

张爱玲说：“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，总是先看到海的图画，后看见海，先读到爱情小说，后知道爱，我们对于生活的体会往往是第二轮的。”如此，何不腾出一段时间静下心来读读《简·爱》？它会还你找到女人最根本，最具诱惑又最有力量的“武器”。

根据荣格1940年发表的《儿童心理学理论》，每个成年人的行事准则，都来自于他童年的刻录，并受潜意识里的“内在小孩”所左右。不

公道甚至不被爱的童年，约翰的专横霸道、表姐妹的高傲冷漠、舅母里德太太的厌恶苛刻和仆人们的偏心事势，都让小简·爱自动建立了一个完善的自我保护机制。彼时，年仅10岁的她，并没有意识到，“厄运”能够促进她的自尊与自我价值感，减少她的自怜自恨，增进她自爱与自我抚慰的能力。在当时，简·爱只觉得自己无足轻重。哪怕不被打扰，也是得益于舅母的“恩准”，才能远离那一家子和谐相亲的画面，因为“她当真不让我享受那些只配给予快乐知足的孩子们的特权。”这样的忽视，造成简爱低到尘埃里的自卑情结，她也一度认同舅母的偏见，以为自己是多余的、无能的、不值得爱的。在当时，能让简·爱感到安全的一隅，是“将红色的波纹窗帘几乎完全拉拢，把自己加倍隐蔽了起来”的阳台一角。许多年后，当情海翻波，她还是习惯性地出离是非之地，习惯性地逃避和隐藏情绪。

成年后的简·爱对待异性不卑不亢的刚强，也源于童年时顽劣粗暴的表哥的霸凌。“想到即将被野蛮的杰克粗暴地硬拖出现，身子便直打哆嗦。”而对约翰的欺侮与虐待，她一度“惯于逆来顺受。”因为在当时，受旁人对待她的态度的影响，“生活最早记忆中就包含着类似的暗示，责备我依赖别人过活。”连简·爱也以为自己，“你没有资格动我们的书，你靠别人养活，你应当去讨饭，而不该同像我们这样体面人家的孩子一起过日子。”日以继夜，尖酸的羞辱在她心里生了根，也使简·爱清楚地明白到——自力更生的人才有具备体面活着的资格。也因此，她日后的自强不息、面对强权无所畏惧的勇气，都来自童年被欺凌时孤立无援的无助，动辄得咎的恐惧，和亲人的漠视的刻录。

恐怕这世上，再没有人比简·爱更清楚一件事，那就是：除了自己，谁也不能护佑自己，“为什么我要如此受苦。此刻，在相隔——我

不说多少年后，我看清楚了。”抵抗恶势力，唯一的办法是让自己变得强大，如同一根芦苇，柔软随风俯仆，风平又直挺，即便被压伤却永不折断，总能在暴风雨后挺直腰杆。

又一次血腥的“家暴”事件中，当恐惧心理越过了极限，自我终于战胜了小我。意识到软弱只会使施暴者沉浸于欺凌的快感中且使其变本加厉，简·爱破天荒地反抗起来。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，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次反抗。当简·爱对约翰脱口喊出“你是个恶毒残暴的孩子！”不屈服的大无畏精神，如一叶嫩芽，从龟裂的地缝间破土而出，“像其他造反的奴隶一样，我横下一条心，决计不顾一切了。”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，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。根据历代起义的战绩来看，往往，不顾一切的抗争下，倒塌的总是强权，而新生的则是捍卫自己、百折不挠的一颗决心。

有过寄人篱下经验的人，都不难体会那噬心的压抑和对关爱的渴盼。看似顽劣、满不在乎的简·爱，其实比任何人都渴望关怀。即使一个药剂师坐在枕边看诊的须臾陪伴，都像冰窖里冒出一股暖流使她温暖，即使餐盘上一只自由的极乐鸟，都让她心生羡慕。可是，她不能哭喊，甚至不能表现出忧伤，而只能像蚕宝宝一样将寒冷的自己层层裹紧，假装无恙。在那些起起伏伏的期待与失落间，简·爱渐渐明白，久拖不予的宠爱，就像体罚或重病后的一块糕点，只是徒有虚名的垂爱。日后遇见“雇主”罗切斯特，她毫不避嫌地表达自己的爱恋，并理直气壮地要求他平等地爱她——她要当他的正餐，决不愿做他的饭后甜点。

若说察言观色的本领，世上无人能敌奴才和仆人。因此贝茜和艾博特间的私密对话，一针见血地道出简·爱悲惨童年的真相，“她若是

漂亮可爱，人家倒也会可怜她那么孤苦伶仃的。”比起学识，思想，性情，一副姣好的皮囊，似乎更容易成为一个女性通往成功的捷径。

普罗大众评断女性的标准至今不改：如果没有好的家境，就一定要有好的姿色。如此，“至少在同样处境下，美人儿会更惹人喜爱。”——看看当今昌盛的整形业、美容院和塑身馆便知，相貌，始终是女人在社会上最畅行无阻的通行证。年过不惑的林志玲发出奶声奶气的嗓音叫性感，同样的嗓音若安在凤姐身上，指不定要被泼多少脏水挨多少咒骂中。某种程度上说，大众的审美决定了一个女人的原始价值，所以不够漂亮的女人，必须付出更多汗水，用知识武装自己，用风趣吸引别人，用精干征服世界。

10岁的简·爱，在初次对抗以后，被隔离对待。孤独和空洞并没有摧毁她的爱的能量。简·爱珍爱着一个破烂不堪的玩偶，像拥抱一个血肉之躯一样慈爱它。因为，“人总得爱点什么，在缺乏更值得爱的东西的时候。”旁人不许她，她便自给自足。上天不赋予她的，她就自己创造。有条件的女人通过征服男人征服世界，而简·爱，就是她自己的世界。

简·爱不堪忍受的童年，不知怎的，使我联想到中国二千万的留守儿童。被压力压得麻木不仁的成年人，习惯于将自己对生活卑微的诉求当成孩子的需求，孰不知忽视了一个孩子真正的需要，“你以为我没有情感，以为我不需要一点抚爱或亲情就可以打发日子，可是我不能这么生活。”温饱有了保障只能算活着，而生活，需要关爱，需要温暖，需要交流，倾听和陪伴。第一次勇敢地面对内心真正的需求，第一次与舅母抗衡，为简·爱争取到始料未及的自由，和前所未有的舒畅与喜

悦——孩子也好，成年人也罢，敢于正视与争取自我内在需求的人，才是最后的赢家。

还未离开盖茨黑德，简·爱与罗克赫斯特的首次会面，就因里德舅母失实的毁谤，在他心里播下了反感和无情的种子。出于对名声的爱惜，对体面的维护，里德太太惺惺作态地放低姿态，请求简·爱对外人谎称她们之间如何亲挚友爱，却遭到简·爱无声的拒绝。她本可以像对方期待的那样，故作姿态地笑纳她的请求，换一个知“恩”图报、识大体的美名。可她选择了忠于自己。谁稀罕敌人言不由衷的赞美？——尤其当她清楚了解到自己只是对方仇视的包袱，礼节和根本不存在的亲情，变得不再重要。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女孩而言，骄傲和诚实，是她唯一能给予自己的礼物。

在罗沃德学校第一天的见闻，带给简·爱不一样的冲击。当爱看书的海伦在众目睽睽下被罚站时，羞耻心让简·爱替她感到害臊，而海伦却“默默地而又坚定地忍受”。这使得简·爱大惑不已。骤变的冷空气让水凝结成冰，姑娘们无法清洗脸和指甲。当斯卡查德用木条狠狠抽打海伦，她依旧默默而坚定地忍受着，不辩解亦不乞求。此时，宁愿站着死去，也不跪着求饶的海伦，用她的刚毅坚韧令简·爱叹服。如果里德太太一家子激发了她的自我自敬，那么海伦则让简·爱领悟到忍耐信条的内涵。不能忍受是软弱、犯傻，相反，耐心忍受则是简·爱一直渴望学习到的“比说话刻薄更高明的才能，比郁愤更好的情感”。

当其时，简·爱已参透一个道理，“对那些强横霸道的人，总是客客气气，坏人就会为所欲为，天不怕地不怕，非但永远不会改，而且会愈变愈坏。要是无缘无故挨打，就要狠狠地回击。”日后种种，证明

简·爱是对的。她愈是“不客气”，恶人们对她愈是敬畏。因为，毫无底线的忍耐只会姑息养奸，纵容恶人做恶，有时候对容忍别人就是残忍对待自己。法律或许可以制裁一些贪赃枉法的鸡鸣狗盗，却无法惩罚践踏我们尊严、出卖我们灵魂的恶人。于是，我们“必须反抗无理惩罚我的人，爱那些爱抚我的人”。对待爱我者，当如春天般温暖；对待毁我者，也应如严冬般凛冽。爱我所爱及爱爱我的人，无视无视我的人，还击欺凌我者，如此，才能成为一个不卑不亢的大写的人。

比起某一个学生的品性操守，校长罗克赫斯特更关心孩子们的早餐是否节俭粗糙到了“饿其体肤空伐其身行，行弗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”的境界。校长严苛到无理的要求下，坦普尔小姐用她如大理石般冷漠与坚定的神情，为简·爱树立了一个好榜样——我们也许无法战胜强权，但我们绝不能畏惧它。受了她最敬爱的坦普尔小姐的感染，勇气和自信逐渐苏醒。尽管罗克赫斯特的造访曾使简·爱惴惴不安，担心舅母的抵毁让他带着既定的坏印象，影响自己在坦普尔小姐心中的形象。当担心变成了现实，简·爱不再忐忑慌乱，而是像她的偶像坦普尔小姐那样，如大理石般冷漠与坚定地站出队列，视死如归地鼓励自己，“我可不是海伦·彭斯”——她不是，亦不愿做一个默默承受不公对待的海绵体，一味退让地吸收对方的恶言恶行。相反，她要用实际行动驳斥所有不公和歧视。当罗克赫斯特呼吁，或者说勒令更为合适，让全校师生像躲避瘟疫一样疏远她，年幼的简·爱若无其事地展现出超越年纪的淡定。“于是我就这么高高地站着，站在耻辱台上示众。”面对厄运，垂头或挺胸都不过是一息间的事，前者使人自暴自弃，后者令人充满敬畏。而此刻，高傲地迎接被误导、蛊惑的人们检视

的简·爱，活脱一个虔诚的苦行僧，尽管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，饥寒交迫，看上去并不美，神情却是肃穆的，行为是庄严的，内心是圣洁的。

太执着于旁人的喜恶，往往累并辛苦着。清楚地记得女主持人、作家和制作人秋微，有一次在节目中说到自己无论多么努力，都换不来母亲的一句称赞，言毕，泪流满面。与其苦苦等待别人的赞美，为什么不学会自我肯定与表扬呢？人们常试图通过旁人的肯定寻找自信，却不知信心是可以自给自足的。如海伦所说，“只有八十个人听见你叫撒谎者，而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人呢。”我们总以为身边人对我们的评判是客观而准确的，却不知这种在心理学上称作“巴纳姆效应”的情绪，会影响我们找到真实的自我。

清醒一点吧！抛开那些笼统的、一般性的人格描述中所谓的正确、标准和规范，谁说随众的生活就一定是适合自己的？谁说世俗的成功就一定使人幸福？世界上每一个“我”，都是独一无二而无可替代的。

上帝的隔壁总是住着恶魔。就在春光明媚的五月逼近罗沃德时，疾病与死亡也悄悄步近。一方面，简·爱向往着用尖铁防范着的花园高墙外的广阔无垠的自由天地，是另一方面，被死亡威胁的同伴苟延残喘的气息，磁铁一般将她向“地狱”吸引。最终，隐忍的，听天由命的海伦，在简·爱的搂抱中悄然死去。不知何故，看到海伦离世前参破红尘的结束语：“我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太悲痛，我只有一个父亲，他新近刚结婚，不会思念我。”无端地，想起了许多两性专家对已婚女性的教诲：婚姻里的女人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与世无争的海伦，索性闭上了双眼，宽宥所有背叛、伤害和离弃她的人。结果，纵容只会使她被淡忘漠视，让得逞的恶人愈发有恃无恐地疏离她、舍弃她。如一片轻飘飘的

柳絮，海伦默默地来到世上，默默地承受悲苦的命运，最后默默地离开。甚至连是死亡，都是静默的，了无牵挂。倘若，她曾反叛、抗争，哪怕是和父亲大吵一架，斥责他自私失职，那么即使改变不了病逝的结局，至少会让他永远牵念——是他的冷漠疏忽，将亲生女儿一步步推向死亡。

如果生活是一场搏杀，装聋作哑和逆来顺受，并不会让对手手下留情，而只有顽强抵抗，才有生还的可能——即使结局难逃一死，到底舍生取义争取过，虽败犹荣。

海伦病逝后，坦普尔小姐成为简·爱在罗沃德最依恋的人。坦普尔既是她慈爱的母亲，也是开启她智慧宝库的家庭教师。英国新锐作家说过：“大部分英国年轻作家的处女作都是类似自传的小说。”由此可想见，夏洛蒂当初创作长篇处女作《教师》时，除了融入自己的亲身经历，也饱蘸对“坦普尔小姐”的感激和牵念。这样一位亲如母亲的灵魂导师，随夫远走他乡，简·爱的情感与精神世界，瞬间被抽空。孤寂无依的她，这才想起被她遗忘多时的花园高墙外的“真正的无限广阔”的世界。如同溺水者抓住救命稻草，初生婴儿抱住饱满的乳房，简·爱心急意迫地冲出沼泽，到那处更广袤的疆土上吸吮新的知识。

现代女性中大多数人，仍在追求四平八稳的生活。以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再嫁个靠谱的老公，便是岁月静好的一生。孰不知，一成不变的日子宛如温水煮青蛙，安逸和麻木使得她们在变故面前不知所措。相反，那些看似能“作”爱折腾不安分的女子，如简·爱，却总能在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的动荡生活中，找到安稳。

“满足于平静的生活，是徒劳无益的。女人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，而且也像兄弟们一样需要有用武之地。如果没有办法找到，那就自己来

创造。”所谓不破不立，无非是说，在身心行将钝化松懈以前，调整人生方向，重新调动自己的积极性。如任贤齐的歌中所唱，“往前一步是黄昏，退后一步是人生。”进退都有新天地，滞留则是死路一条。尽管没有人知道，往前一步将遇见狂风抑或艳阳，但勇敢地迈出步子，怎么也比等死强。18岁的简·爱选择了大步朝前，放弃了游刃有余的罗沃德教职工作，用一封求职信，为自己争取到“体面的、正当的、规矩的”且报酬丰厚的家教工作。

贝茜的造访，在通篇小说中，看似无关痛痒，却于轻描淡写间勾勒出焕然一新的简·爱。一别八年，简·爱依旧不好看，苍白，瘦小，可她成绩优异，学富五车（即使没有五车，三车也总有的），会弹琴通刺绣还擅长绘画，俨然是修养颇深的大家闺秀——比舅母娇生惯养的两个表姐妹优秀、体面得多。金钱虽能满足人的欲望，滋养人的体态，却无法装扮人的灵魂。而琴棋书画诗与法（语），在当时，甚至在今日，仍是一个女人得体的装备。坚持不懈的努力，正是为了今日的从容不迫——即使遇见第二个“里德太太”，亦不过是“再登广告”就可以解决的一碟小菜。

女人不断地修葺与提升自己，无非是为了在任何情况下可以从容进退，自由选择。相较“天生丽质难自弃”的宠儿，修养则是普通女子的第二张脸，非但不会变换色衰，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具可观性。

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，在《一见钟情》中这样写道，“他们彼此深信，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，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，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。”美人与俊男是理解不了这瞬间迸发的热情的，靠一张脸通关的人，往往只能尝到表面的浅层的激情。而热情，始于厚积薄发的积

攒与沉淀。幸运的是，罗切斯特并不是“漂亮英俊的年轻绅士”，那样的话，他也许会因为魅力过剩而无法与简·爱产生“品质共鸣”。他们的邂逅虽不惊艳，却气味相投——平淡无奇的外表下，裹着同样不屈不挠、不谄不谀的高贵灵魂。

鲜有人知道，法国画家保罗·高更在留下“晚饭准备好了”的纸条离家出走以前，曾遭遇过什么。即使在毛姆以他为原型的小说《月亮与六便士》中也不甚了了。

那一年，高更40岁，离开老婆孩子后，入住巴黎最破旧的旅馆，身上只有100块钱。出走使他的人生形成两截大相径庭的断层，较之他日后的际遇和成就，出走的原因已不重要。有时候，蝴蝶扇动一下翅膀便可掀一场飓风，砂石入湖便可泛起一片涟漪，许多看似出其不意的微小的变化，都能带动巨大的连锁反应。听话却懒散的阿黛勒，心如古井的费尔法克斯太太，构成单调和谐的家教生活，如一杯冲泡无数次的茶水，余味索然。罗切斯特的出现，唤起了简·爱沉睡的热情。堕马事故中的惊鸿一瞥，“既不重要，也不浪漫，又不有趣”，却搅乱了简·爱一潭死水似的平静生活。他的怪模样和怪脾气，都是她沉闷生活中吹来的一缕清新的风。

显然，罗切斯特最初对于简·爱的出现，有惊无险，惊多于喜。从他刻板严厉甚而有些“找碴”的盘问中，可窥一斑。男女关系的微妙之处，就在于它自身的变幻莫测。在男女关系上，毁灭或奇迹，随时会发生。一场起火事故，改变了罗切斯特对简·爱的看法和态度。他沉睡的灵魂，因她而震惊，因她而被唤醒——“我知道我选择的是怎样一类头脑，与众不同，独一无二。我不可能腐蚀你，而你却可以使我重新振作起来。”名誉，地位，学识与金钱，罗切斯特应有尽有，唯独欠奉这